

擺龍門陣

謝六逸 著

博文書店出版



擺龍門陣

印翻淮不。有所權版

發 登 著
行 行
所 人 者

博 李 謝
文 榮 六
書 慶 逸
店 上
海
福
州
路
二
七
七
號

角 圓 幣國價定本基
。費運郵加酌準外。

版出月二十年六十三國民華中

擺龍門陣·····	三
作了父親·····	九
大小書店及其他·····	一九
致文學青年·····	二九
唯性史觀與大學生·····	三三
讀書的經驗·····	三七
「草枕」吟味·····	三九

文藝管見·····	四七
童話中的叢林·····	五一
素描·····	五五
「中國文學系」往何處去·····	六三
新時代的新聞記者·····	六九
性愛與痛苦·····	七九
美國新聞大王哈斯脫·····	一〇七
新聞教育的重要及其設施·····	一二三
日本的學生新聞·····	一四九
上海報紙改革論序·····	一七九

唯物文學的二形態與其母胎·····	一八三
JOURNALISM 與文學·····	一九五
上海各報社會欄記者養成所學則·····	二二三
日本文學的特質·····	二二一

題記

這本集子裏的小品文字（第一部）是我在最近兩年所寫的，以前的都收在水沫集裏。閱者看過本書之後，不妨再買一本水沫集參看。

所謂小品與隨筆，原是「隨筆寫成」（Following the pen），不拘於形式與內容。過去的筆記與隨錄之類的文字，往往是從「閑空」裏產生出來的。不過我自己所寫的小品與隨筆，恰好和他們的相反，幾乎全是「迫切」時候的嘆息。現在搜集起來付印，也是這個原故。（有幾篇因原稿未保存，不及收入。）

我看見別人開會時，秩序單上常有「茶話」「餘興」的節目。臨到這兩個節目時，已是在「雄辯」「吶喊」「筋疲力盡」之後了。所以我的書名便採用「茶話」兩個字，也希望

閱者用同樣的心情去看它。

一九三一年盛夏

謝六逸。

擺龍門陣

〔題解〕「擺龍門陣」是一句貴州的俗話，四川人也有說的。意近於「閒談」「說故事」之類，即英語的 Gossip，日本人的「四方山的話」是也。「雜談」「雜感」「隨感錄」等等典雅的題名，已經用得濫而且舊了。現在暫把「土貨」拿出來用，意在破除國內 Journalism 的沉悶；遙想本店老板見之，必嘻嘻笑也。

日本東京的銀座一帶是大資本的集中點，在這條街上開有不少的咖啡店，如不二屋、老虎、賽色利亞等，其最著者也。

咖啡店裏除了紅燈綠酒之外，那些美貌的女侍佔了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位置。出入於

咖啡店的，有紳士、文人、畫家、大學生等。每當夜幕展開，電炬煌煌，一般「銀跣躅」之徒，熙熙然往來，真是好一片太平景象也。

目前在下尚沒有談咖啡的餘情，然而不得不談者，在使客官們揣想日本現在的社會是如何的社會。

話說某雜誌記者閒來無事，便去查訪銀座一帶咖啡店的生活。據他查詢的結果，賽色利亞一家，有一個女侍名叫大川京子的，每月收入的收入最多時是五百八十元，其餘各店的女侍每月平均收入二百五十元，這是的確的數目。這家咖啡店裏的女侍有三十人，一個月有七千五百元從客人的錢袋裏跳出來。假使一組客人平均給一塊錢的Tip，一個月應有七千五百組的客人進出，一組就算至少二人，實有一萬五千人，平均一天有五百人出入。這家咖啡店每天賣出的啤酒額，平均約四百八十瓶，一人應該算他喝一瓶，咖啡在外，這可見咖啡店的繁昌了。

記者訪問老虎咖啡店 (Cafe Tiger) 的某女侍，將她的談話寫成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「我喜歡的客人」，拜讀之餘，嘆爲妙文，大有翻譯的價值——

『我還是一個走上戰線沒有多久青年武士——說戰線，妙極了。然而的的確確，這裏是火花四散不絕的戰場呢！三十人不足的同袍，列着陣勢，浴着情火與銀雨，是爲「給我以最後的東西呀」而攻打戰場呢！』

『立在戰場上日子還淺的我，說句真話，只有睜着眼睛叫「噯呀」似的心情，至於什麼「我喜歡的客人」的話題，在心裏沉着的把他來比較的餘裕，還沒有發生。』

『所以我在這裏對你說的，只是代表我們夥伴的心情的話，意味誠然薄弱，還請先生包涵則個……』

『勞勞叨叨的說了這一套，怕要見怪吧，我把「新米」的感想對你說說。（譯者註：「新米」爲日本咖啡店或酒店的女侍的口頭禪，意即「新進」或「初出茅廬」）』

「我雖然在這種地方，可是如一般婦女以下的女子，自覺以評估世上的一部分人做職業，在我是做不到的。我毫不偏執的把我認為可以做對手的人說出來，我對於那具有肯定現實的度量與親熱的，我歡喜；對於那些來悅樂咖啡店所有的情趣的人，我愉快的以他們做對手。我和學生們做對手時，正如同朋友談話一樣的愉快。可是，飲酒過多的學生們是我的對手時，不知怎的我覺得傷心。也許我是舊派也未可知。我對於那些太美國式的紳士們，我覺得不合式。」

「其次，我再講我認為從心裏嫌惡的人。對於那喫醉了酒一定要窘弄女子為樂的，稍稍有點變態的人，我的心中，就想說出「下次不敢當了。」

「還有認女子為慾望的傀儡，只要以自己的名聲去叫她，她便如繡球似的滾過來的，有這種「大自信」的人，捨了昨天的舊的，和今天的新的做對手，設想我們如貨品一樣，我卻以為真真可悲了。」

譯了這幾節，已經夠了。

我一聽說東京咖啡店的女侍，每月的 Tip 最高時可以收進五百八十元，便不禁想到我們中華民國了。我中華「地大物博，」「人口衆多，」試一調查各種行業，果有何業的女侍每月可以收進 Tip 五百八十元乎！後來仔細一想，也未常沒有，聽說從前我國某部對於「學者」們每月都奉送乾薪三四百元不等（有的是夫婦二人合得三百元。）好叫學者們坐在家裏研究；或者到日本平安古城去看櫻花，復得恭覽天皇登極的大典。十年寒窗，宜乎今日受此待遇。若要比較島國與大陸兩地，各種行業中之收入最豐，而責任最輕，享用最豪者，洵島國有咖啡店女侍，而吾華有某某學院之名譽××員矣！

嗟乎，吾輩小子靠賣三元千字（空行與外國字不計）之稿，以養活八口之家者，對於此月收五百八十元的咖啡店女侍，與夫月領三數百元的什麼員什麼員，雖欲不必羨慕，然而有所不能也矣！

原书空白页

作了父親

「抱着小西瓜上下樓梯，」「小手在打拳了，」妻懷孕到第八個月時，我們常常這樣說笑。妻以喜悅的心情，每日織着小絨線衣，她對於第一個嬰兒的出產，雖不免疑懼，但一想到不久搖籃裏將有一個胖而白的乖乖，她的母性的愛是很能克制那疑懼的。有時做活計太久了，她從疲倦裏，也曾低微地嘆息，朝着我苦笑。除此之外，她不因身體的累墜，而有什麼不平。在我是第一次做父親，對於生產這事，腦裏時時湧現出奇異的幻想，交雜着恐怖與憐惜。將來妻臨盆時，這小小的家庭，沒有一個年老的人足以託靠，母親遠在千里，岳母又不住在一處，我越想越害怕，怕那掙扎與呻吟的聲音。不出兩個月，那新鮮的生命，將從小小的土地裏迸裂出來，妻將受着有生以來的劇痛，使我暗中流淚。我在妻的懷

孕時期的前半，爲了工作的關係，曾離開了家，在旅中唯一的安慰妻的法術，就是像新聞特派員似的寫了長篇通信寄回。寫信時像寫小說一樣地描寫着，寫滿了近十頁的稿紙，意思是使她接着我的一封信，可以慢慢地看過半天或一天。忖度那信要看完時，接着又寫第二封信寄去。過了兩個禮拜，我必借故跑回家來一次。到妻懷孕的第七個月時，我索性硬着頭皮辭職回家來了。回來以後，我蒐集了不少的關於妊娠知識的外國文書籍，例如「孕婦的知識」、「初產的心得」之類。依照書裏的指示，對妻嘮叨着必須這麼那麼的。我怕妻不肯相信我這臨時醫生的話，要說什麼時必定先提一句「書裏說的……」，「書裏說的……要用一塊布來包着肚皮，」書裏說的……，「這樣可以使妻不至於提出異議。後來說多了，我的話還沒有出口，妻就搶先說，「又是書裏說的麼？」我們是常常說笑，並且希望肚裏的是一個女孩子，但是我暗中仍是異常的感傷，我的恐怖似乎比妻厲害些。我每天默念着，希望妻能夠安產，小孩不管怎樣都行。真是「日月如梭。」到了十月二十六日（一九二七年）的上午四時，天還沒有亮，我聽着妻叫看護婦的聲音，我醒了。她

對我說，有了生產的徵候。我的心跳着，趕快到岳母家裏去。這時街上的空氣很清靜，三三兩兩的談笑走着，賣蔬菜的行販正結隊趕路，但我猶如在山中追逐鹿子的獵人，無心瞻望四圍的景色。我通知了岳母，又去請以前約定好了的醫生。回到家裏，陣痛還沒有開始。過了一刻，醫生來了，據說最快還須等到今天夜裏，並吩咐不要性急。下午三時以後，「陣痛」攻擊我的妻了，大約是十分鐘一次。我跑去打了五次電話，跑得滿頭是汗。唉，這是勞康 (Lacoon) 的苦悶的第一聲了。妻自幼是養育在富裕的家庭裏，但自從隨着我含辛茹苦之後，一切勞作苦痛都習慣了。她的腹部雖是劇痛，她卻撐持着下床步行，不願呻吟一聲。岳母用言語安慰她，我只有坐在房後的浴室流着淚。這一夜醫生宿在家裏，等候到翌日的下午五時，妻捨棄了無可衡量的血液與精神，爲這條小小的生命苦鬪着，經驗了有生以來的神聖的災難，於是我們有了一向希望着的女孩子了。「人生戀愛多憂患，不戀愛亦憂患多」是一點不差的。我們的靜寂的家庭，自此以後，增加了新鮮的力量，同時，使我們手忙腳亂起來。最苦的是母親，日夜忙着哺乳，一會兒襁褓，一會兒洗浴。又

因爲素性酷愛清潔臥在床上也得指點女傭灑掃；又須顧慮着每日的飲食。彌月以後，肌肉脫落了不少，以前的衣服，穿在身上，寬鬆了許多；臉上泛着的紅色，只有在浴後才可以得見。在這時，我最怕看我妻的後影。妻的專長是鋼琴（piano）和英語，出了學校，對於自己所學的，沒有放棄，現在可不行了。那些 Maiden's Player, Lohengrin 的調子是沒有多彈奏的餘裕了。我本來也想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近於理想一點，就是起床、運動、思考、讀書、著述、散步的生活，但是孩子來了，一切的理想都被打碎了。我們的實際生活，不能不隨着改變了。每天非聽啼聲不可，非忍受着一切麻煩的瑣事不可了。女孩子是有了，可是還沒有名字，照着通例，總是叫她做毛頭（頭髮是那麼的黑而長），但妻說照這樣叫下去不行，必須請祖母給她題一個名字。我趕快寫信去稟告在家鄉的母親。過了許久，便接着了母親親筆寫成的回信，信裏附着一張長方形的紅紙，用工楷的字體，寫着幾行字，上面是「祖母年近六旬爲孫女題字，乳名寶珠，學名開志。」在旁邊註着兩行小字，是「吾家字派爲二十字：天光開慶典，祖蔭永新昭，學士經書裕，名家信超。」這些尊重家名的